

說郛卷第九十五

志林 一卷

宋蘇軾 軾 眉山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于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于湯武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伯夷叔齊之于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于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

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于亂殷人立君以事周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于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旣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吾故以

文若爲聖人之徒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旣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不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不得已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泯也三分有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髡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

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富民之家所以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之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

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及楚之強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鄗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二也而秦何自伯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都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

幸也然吾以爲巧于取齊而拙于取楚其不敗于楚者幸也烏乎  
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韓魏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  
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潛王死法章立君王后  
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  
食請粟于齊而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  
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于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  
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  
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齊者所  
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  
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  
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  
猶足以拒秦夫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  
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旣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

通秦使烏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于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有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肆楚出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勿能禁止

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于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知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



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率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勞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于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

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于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  
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知相其君而已  
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  
財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聚此何爲者  
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  
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于越者也  
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  
笑曰所貴于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  
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  
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  
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而不足於此  
吾以是累嘆而深悲焉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  
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爲子胥之罪以不

強諫句踐而棲之會稽爲種蠹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泄治乃可耳至于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于籍館闔廬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于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之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于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

公圍成勿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于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說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于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無急于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

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于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于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旣告哀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逼，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

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于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于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于民如豺虎毒

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釋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舌書之則污簡牘二子之術用于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從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

音字卷之十五  
八  
得死于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  
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  
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  
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  
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  
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  
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  
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  
之去當于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  
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  
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  
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



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于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意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